



- ①闲
- ②小鸡快长
- ③跨栏
- ④量
- ⑤亲
- ⑥想买鞋的孩子
- ⑦渴
- ⑧海滩上的戏剧
- ⑨模仿秀
- ⑩花径不曾
- ⑪远方的盐
- ⑫想飞的鱼
- ⑬母与子
- ⑭秘密



作家摄影

用图像捕捉诗意

□黄土路(壮族)/图 黄珂/文

“呼吸——黄土路摄影作品展”近日在广西北海举行。黄土路，原名黄焕光，是来自广西巴马县的壮族青年作家，曾出版小说集《醉客旅馆》、诗集《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》和散文集《谁都不出声》《翻出来晒晒》等。在写作之余拍摄了大量的照片，以另一种方式记录自己对生活的发现和感受。此次展览在“六一”儿童节期间举行，所以展出的作品以儿童题材为主。

“能让我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的，是呼吸。”对于展览的名字和主题，黄土路谈到：“‘诗歌的节奏就是呼吸。’2011年9月，在黑海边一个名叫纳塞巴尔的小镇，保加利亚诗人冈纳夫认同我的这一说法。但他补充道，‘有时候更是握住呼吸。’他的说法让我心动。其实摄影就是一种握住呼吸瞬间的选择。它无关专业或者业余。无关器材。它只与您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有关。与您关爱什么有关，与心跳有关。有时候，摄影是快乐的。有时

候却无快乐可言。你看到了什么，你想留住什么？握住呼吸，按下快门。”

“即便镜头对准寒冷的雪，他的影像里依然有温暖的阳光。”作家王祥夫这样评价黄土路的摄影作品。而在作家于晓威看来，黄土路写诗是为了在泥土中发现铁，而他的摄影其实恰恰颠覆了他的诗铭，是在现代之铁中守候仅存的泥土。作家李浩谈到，黄土路是一个脱离者，但他一直有着对周遭世界的热情和悲悯。通过他的作品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我的世界，它和我们生活的世界平行或悖谬，有着更为绚烂夺目的光。

评论家张艳梅说，“字词间响起天籁，光影里醉了灵魂。”作家何述强说，“他的摄影，是色彩的诗歌，见人性的暖意”。是的，黄土路试图将写诗的那份情怀寄托到自己所拍摄的作品中，虽然不一定做得非常好，但也颇为可观。

在鹿回头采风的那些日子，包括回来的这些日子，我一直被一种类似失去亲人一样的痛惜之情所左右着。因为好好的古迹——仙人足印、天雷打石和石锣、石鼓，像蒸发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失去了，再也见不着了。

仙人足印，一只在仙鹿湾滩岸的一处平坦的岩石上，一只在小东海湾滩岸的一处嶙峋的礁石上。传说古时，这里还是一片幽深的大海，黎族先祖之一的大力神在垒山造地时到此挑运沙石。由于箩筐有漏洞，漏出的沙形成了海畔平地，漏出的石头形成了南北两座岭地。他的步伐迈得很大，一跨就是几公里，因而他的左右足印镶在了东西两面滩岸的岩石上。

天雷打石，在北岭西端斜坡下的临海处。传说古时，村里有一位打鱼的男人，因妻子患病渐近，留下一个小男孩。由于没人照看，他只能一边出海打鱼一边将孩儿带上。下海之前，他把孩儿放在海边的一块巨石上。不料，巨石之下有一个溶洞，洞里住着一只蜈蚣妖精。某一天，蜈蚣妖精趁他远去之机，将孩儿拖进洞中吃掉了。他回来不见孩儿，慌忙四处寻找，呼唤，好不容易发现了溶洞，洞里散发出一股血腥味。他钻进洞里不远就发现了孩儿的血迹和头发。他觉得不妙，转身逃出洞外，

跪地向上苍悲声呼告。天帝派雷公下凡察看，发现溶洞中隐藏着吃人的妖精，第一次发力劈开了巨石，第二次发力劈死了妖精，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岭地被烧得光秃秃的。当时，被劈开的巨石分成两半，一半掉进了海里，一半立在原处。留在原处的石头上清晰地烙着大蜈蚣的身迹。

石锣、石鼓，在北岭中部向南方向的岭腰处，是一种有一定宽度和厚度的片石，能敲打出锣和鼓的声音。据说古时，有位年轻猎手与仙鹿变成的小姑娘恋爱成婚后，不仅生儿育女，还回到五指山区，带动他同族的部分兄弟姐妹将家眷搬来，当时来了二十来户人家。他们原来居住在森林和河谷地带，以野果采集、园地种植、畋猎、捕鱼为生，来到此地之后，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，只是从河流捕捞改为海洋捕捞。石锣、石鼓派上了用场：人们祭祖时，充当歌舞的伴奏乐器，人们有各类大事要事商议，或者强盗来袭时，充当紧急聚众的传声号角。

不论是酷似人的手脚、动物的身形也好，酷似民间打击乐器也罢，这些古迹的解说权与处决权并不仅仅属于今天的任何人，而是首先属于最先抵达和用心呵护它们的远古先辈。也许，有人会同“不就是几块石头”或者用“大自然的鬼斧

痛惜

——鹿回头走笔

□亚根(黎族)

神工所致”这样的说法就可以搪塞了事。不是的，不能的，那是祖辈们得以萌发想象力、得以生成人类起初文明密码的凭借。他们不仅给它们注入富有意味的解说，还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蕴涵，一种足以不断再生寓意和价值的善与美。

只要稍许留心，我们会发现，流传至今的《大力神》这一英雄创世神话，本身就包含了“仙人足印”神话中大力神“垒山造地”的动态元素；今人祭祖奏乐所用的打击乐器中，少不了作为振动而产生基音和分音的锣和鼓；今人为娱乐性情所跳的“竹竿舞”，来自于古人“作八”仪式上专用的《打柴舞》；今人所唱的歌谣中那种忧郁而又唯美的调性与腔式，源自远古女神“跳鬼”时所哼唱

的“巫歌”。它们所包容所维系的善与美，从开始的那天起，就像富有爱心的造物主，在把亘古的垂爱赋予鹿回头的同时，也将美丽的基因奉献给这里所有的人们。这种善与美不会掺杂任何非分的东西，反而会使古人圣洁的心灵和故事流传下来。

无论如何，我是有责任的。我是本土文化和人民所滋润而成的一名作家，我见过像作家冯骥才这样关心爱护传统文化的热心人，并欣赏他们奔走、呼吁的可贵之举，可我却一直按兵不动、萎缩不前。而且，我在三亚生活了多年，与古迹近在咫尺，至少可用摄像的方式保存、保留它们，但我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。我是麻木不仁的。我无异于熟视无睹的“看客”，虽然不是亲眼目睹它们在工业机器无情的发威之下趋于坍塌、倒地，却也眼睁睁地看着横竖躺于地上的碎片、残渣和无从辨认的原在根基。我无异于被逐步拔去根基的人，最终也许就像西蒙娜·薇依所说的“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：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，几乎无异于死亡，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；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——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——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，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

的活动中。”

我无意于攻讦任何人，只愿给消亡的黎族文化留下一份别人可能会忘记留下的事后纪念；我无意于像疯子那样企求古迹重现，只愿来一回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子的再次寻觅。到了今天，我只能徘徊不去，在它们原先立身的周围无助而伤情地徘徊不去，一圈又一圈，一个折返又一个折返。到了今天，我只能踟躇不离，我多想从林间啾啾的鸟鸣中领受一次逝去灵魂的猛然痛击，我多想从掠过身边的风声里听到它们的呼唤，哪怕是远方传来的微弱的一点点声音。

到了现在，一切的痛惜或忏悔也许无济于事了。因为，鹿回头这片风水宝地上的开发速度还在飙升，面积还在扩大，恐怕南岭地带的古迹(爱情崖、花鸟洞、公石、寿石、雷鸣石、螃蟹石……)的命运已趋近岌岌可危之边缘，没准哪一天也步入先者消亡的后尘。为此，我担忧，我惧怕，我战抖，我恸哭，我不要接受再来一番痛不欲生的痛惜！为此，我不得不向高贵的开发商们发出一种诚意的恳求：假如觉得古迹丑陋，假如觉得古迹碍路，那就恭请你们探寻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径——既可以让自家获取丰硕收益，又可以让它们存在下去。